

2002

中国中篇小说精选^(上)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



最具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年选本
中国作家协会精心选编
一套在手
当代名家力作悉数网罗
一套在手
年度文学风云尽收眼底

最具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年选本
中国作家协会精心选编
一套在手
当代名家力作悉数网罗
一套在手
年度文学风云尽收眼底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002

中国中篇小说精选^(下)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

最具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年选本
中国作家协会精心选编
一套在手
当代名家力作悉数网罗
一套在手
年度文学风云尽收眼底

最具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年选本
中国作家协会精心选编
一套在手
当代名家力作悉数网罗
一套在手
年度文学风云尽收眼底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2002

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
2002年选系列丛书

2002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(上、下)

2002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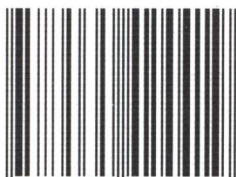
2002年中国诗歌精选

2002年中国散文精选

2002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

2002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

ISBN 7-5354-2441-4



9 787535 424419 >

定 价:42.00 元(上、下册)



2002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^(上)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



057
10
13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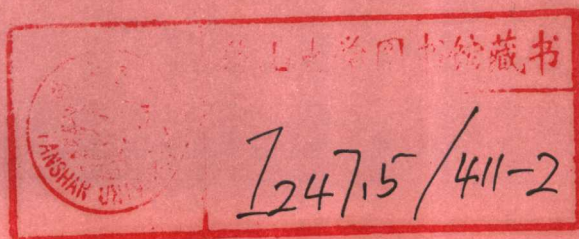
0770471

-75

2002

中国中篇小说精选_(下)年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



v5
10
13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0771220

-24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2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/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5354-2441-4

I .2...

II .中...

III 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6546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杨前旷 责任校对:常 薇 陈 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29.5 插页:4

版次: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660 千字

印数:1—9000 套

定价:42.00 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编 选 说 明

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。每个年度,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,云蒸霞蔚,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,然而,时间的波涛不息,倘若不能及时筛选,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,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,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,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,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,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现在,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,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,决定与我部合作,由我部负责编选,由他们负责出版,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,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:中篇小说选(分上、下两卷)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和微型小说选六种。每年一套,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,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,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,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,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,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,注重满

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,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,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,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,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,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,雷达同志总负责,具体的分工是: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;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;

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;
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;

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;

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、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1996年9月—2003年1月

目 录

上 册

D 城无雪	田东照(1)
天边的太阳	文 炜(65)
救灾记	陈世旭(117)
遥远的温泉	阿 来(194)
档案	梁晓声(265)
一起走过的日子	张学东(321)
开口说话	陈继明(376)
太阳发芽	何存中(409)
中途下车	宋潇凌(435)

下 册

鹏翼徘徊	孙春平(483)
酒鬼的鱼鹰	迟子建(530)
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	邵 丽(575)
利斧之刃	中 夙(626)

一年级二年级	曾 哲(683)
好大一个中国结	齐铁民(727)
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	孙惠芬(780)
梦逍遥	黄蓓佳(834)
红 汞	王 松(880)
附录一 极需更上一层楼	牛玉秋(930)
附录二 2002 年中篇小说参考选目	(935)

D 城 无 雪

田东照

—

也不知古人怎么就给这个小城取了个“墜”城的名字。笔画多,写起来麻烦;字也太生僻,不查字典谁都不知它的读音。于是就有人找了一个同音的“地”字代替,叫地城。地城叫了许多年,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,有人又动开了脑子:既然“地”也是替代字,那就干脆再替代一下,用英文字母“D”,不是既简单又时髦吗?于是就叫D城了。

D城人喜欢听房,以至成癖。新婚夫妇入洞房,那是必听的。那个年月,两地生活的夫妇很多,谁家的家属来了,久别胜新婚,也是必听的。因听房,里面吓得不敢动作,外面的人等急了,曾有出言威胁的:有本事你就忍着,明天还听,后天还听,听你一个月,看你能忍到啥时。有意志坚强者,不管你说啥,我就是不动,外面急得干瞪眼,没办法。也有熬煎不过的,就对妻子说,反正就这么回事,家家都一样,爱听让他们听吧。外面的人终于听到想听的内容,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。听房在D城是不受谴责的,它成为一种风俗,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,一直沿袭至今。哪家结婚没人

听房,那是一种缺憾,做父母的就要在门外立一些扫帚、鸡毛掸子之类的东西,以替代听房的人。五六十年代,听房比较容易。那时 D 城还没有楼房,所谓宿舍全是平房,等次好坏,是以间数、新旧、朝向来体现的。门窗全是窗棂格子糊麻纸,基本没有隔音功能,只要趴到门上,微小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也许这正是 D 城听门风盛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。

时代在前进,一切都在变化之中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,D 城出现了宿舍楼。楼房设计复杂多了,进了第一道门是过道或者客厅,进卧室还有一道门,这样趴在第一道门外听房,显然是不可能了。但是 D 城的听房风并没有因此而杜绝。那些听房的高手们对此并不悲观。他们说,楼房没啥了不起,只要我们想听就能听得上。我们正在策划听王大美人的门,你就等着瞧吧。

他们说的王大美人叫王玫丽,容貌出众,是人们公认的绝色美人。因找对象过于挑剔,大龄三十才完婚。男方外号马千万,实际上资产早已超千万而逼近亿元,是全县首富。一个绝色美人同一个全县首富的新婚之夜,自然很有诱惑力了。可这两人的住宅也绝非平房那样好窃听,二层小楼,三百多平方米,院有围墙,墙高三米,养了一条狼狗,白天拴住,晚上放开。哪个胆敢越墙进院,无异于白白送死。然而,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。那些听房高手们全不把这当一回事。你墙高狗凶,人家就不进你的院,在墙外手里拿个录音机就啥都有了,因为人家的人早已打到内部,在布置新房时,就把微型窃听器隐藏在床上面十字拉花的交叉处。听法也是极现代化的,录完一盘磁带就走。回到家里,放到桌上,一圈人围了边抽烟喝茶,边细细品味机内的语言和使他们兴奋不已的声音。某个地方没听清,或是还想再听一遍,就倒回去重听。听完还要复制,拿回家又有朋友复制,这样一夜之间就有几十盘磁带传开。有人评论说,这次听房的科技含量、现代化程度以及

传播之快之广，都是D城听房史上前所未有的。

对于磁带中的内容，自然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当磁带传到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魏吉民手里时，他对夫妻俩的一段对话感到了兴趣。因为对话涉及到的副县长高非峨，既是他的上司，也是他的朋友。他把那段对话转录下来，匆匆去找高非峨了。

二

正在招待所109房间酣睡的副县长，有一个很怪的名字，叫高非峨。这个名字的来历，曾经是同学和朋友间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。高非峨原名高峨，是祖父早早的给还未出世的孙子起下的名字。峨，高大巍峨也。再和姓氏一配，就更高大、更巍峨了。起名字都是往好里说。这里面寄托着祖父的希望，希望孙子将来学业、成就绝非平庸之辈，是比常人高大突出。

岂知孙子让祖父失望了。高峨上高中以后，就对这个名字很不满意了。到高二那年期末，高峨提出要改名字。父亲不同意，说爷爷取下的名字不能改，会把好运气弄掉的。他不听，硬是闹得让学校在他的申请上签字盖章，然后拿到县公安局去。当时的公安局长是他父亲的朋友。他说，刘叔，我要改名字。刘局长问，为啥好端端的要改名字？他说，我个子只能说是中等，学习虽然不错，可这样的同学班里有三四个，也不算太突出。可名字吹乎得吓人，又高大又巍峨，名不符实。同学们常开我的玩笑，弄得我很不好受，无论如何我得改改名字。刘局长问，怎么改？他说，中间加一个字就行。刘局长说，加什么字？他说，非字。刘局长有点惊讶地问，自我否定？他说，也没有否定，只是说并不巍峨。刘局长被他缠得没办法，只好给他办了。

事实证明，名字与运气并无直接关系。改成自我否定的高非峨以后，他顺利地考上大学，毕业后分配到县委机关当秘书，三年

后就下乡镇做了领导,只干了三年就又上一格,选成副县长。三十一岁的副县长,这在全县全区乃至全省,也算最年轻的县级领导干部了。可以说仕途通畅,一帆风顺。至此,已退休赋闲的老父亲才拂去心头因改名带来的阴影,认可了这个自我否定的名字。

现在,副县长高非峨正在酣然大睡。顽强的敲门声把他惊醒。他问,谁?门外招待所所长王俊华答,是我们。他说,是俊华?有事吗?自己开门吧。

王俊华叫服务员开了门,同魏吉民一起走进房间。高非峨坐起来,拥着被子说:“噢,是魏杞人。怎啦,天又要塌啦?”

魏杞人就是魏吉民。在乡镇时,他们俩一个是书记,一个是乡长,关系融洽,配合默契,既是同事,也是朋友,是一对性格互补的最佳搭档。高非峨粗犷,大刀阔斧,魏吉民很细心,十分小心谨慎;高非峨乐观开朗,一副圆圆的娃娃脸常带笑意,好像从来不为任何事所忧虑,而魏吉民正好相反,遇事考虑再三,常常提出好多疑点,显得忧心忡忡。于是高非峨就戏谑地给魏吉民送了个绰号,叫魏杞人。即“杞人忧天”的意思。

后来高被选成副县长,魏也调回县政府办公室当了主任。他们在公开场合是上下级关系,私下里却是情同手足的朋友。

魏吉民坐下了,晃晃手里的录音机说:“天倒塌不下来。但这里头有你关心的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?”

“你的前恋人王玫丽对你的评价。”

“对我的评价?从哪儿弄来的?”

“大概你还不知道吧?王玫丽同你分手后,就瞄准大款马成。昨天结婚,对你的评价,就是新婚之夜,王美人和马大款的床上私语。”

“你们听房？还录音？该撤你的职！”

“你先慢点撤。是别人让我听录音，里面涉及到你，我就把有关你的部分转录下来，供你欣赏。你难道不想听听？”说着一摁键，便放出王玫丽和马成的对话：

马成：尽管你已睡在我身边了，还是觉得不踏实。

王玫丽：啥都给你了，还要咋？

马成：你跟赫赫有名的副县长高非峨都没谈成，和我倒谈成了，总觉得你看中的不是我，而是孔方兄，我那近亿元的资产。

王玫丽：高非峨没钱，你有，而且很多，不能否认这个因素。我这人生活上不愿意凑合，这就需要花钱。我还想，总有一天我会辞去工作，干我自己的。这需要很多的钱，你说跟了高非峨行吗？

马成：你怎么说高非峨没钱？现在有些领导收入都是隐形的，比如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县级领导有个十来万那是很平常的。这还不够你用？

王玫丽：高非峨自己的存款是八万，父亲留下五万，共十三万。

前年妻子从得病到去世，共花了七万多，现在剩下不到六万，这就是全部家当。他没有隐形收入。

马成：都说他廉洁，是真的了？

王玫丽：这人不贪，送上门的钱都不要。一个外地建筑包工队的头头，瞄准世纪商厦这个项目，就来找高非峨，说他管城市建设，一个电话就能办事。回报是四十万元，先拿来二十万，下午再送二十万过来。当时我先高非峨一步回来了，正帮他妈做饭，人家把钱就摔给我走了。高非峨回来我一说，他摇摇头没做声。下午还没上班，那人就赶来了，说下午提款有困难，改在明天中午拿过来。钱数呢，四十不好听，干脆添成五十算了。高非峨叫我把那二十万拿过来，对那人说，钱你全部拿走，要揽工程投标去。你

还得留个收据,这么写:今收到,高非峨拒收款额二十万元。下面署上你的名字和年月日。那工头说,你不收也就算了,哪有打收条的道理。高非峨说,万一以后你反咬一口,说钱没退回去,那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麻烦是你造成的,你要不这样搞,还会有这麻烦?那人说,我不写。高非峨说,那你走吧,钱我交检察院,由他们来处理这事。

那人一听大事不妙,只好写下收条走了。

马成:看来这高非峨真的得道成佛了!

王玫丽:这种事很多,城建局局长要退下去了,副局长叫王……什么华,记不清了,带了三万元,说是没有别的意思,给老婢看病,补补身体。高非峨指着鼻子训道,我知道你是买官来了,要上局长是不是?告诉你,凭你这种举动,别说不能提你,副的也不能让你干,我要把你撤下去。这位王副局长一听,坏了,正的上不去,副的也要丢了,十分沮丧,回去病了一场。到考察班子时,这位王副局长的工作实绩和口碑,都比其他副局长好,这时县长要安排一个人过来占位子,高非峨顶了,硬把那姓王的提上去了。事后那王局长提了一瓶茅台来了,说高县长,你总不能说我是拿一瓶酒来行贿吧。这是一九七九年买下的,一瓶二十七元,你看多少年了。今天我所以启用它,是碰上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了,心里高兴。我也不走了,我的酒,你的菜,咱一起喝。高非峨说,地区来人了,我还得去。那王局长说,那就留下你慢慢喝去。高非峨这回没拒绝,说是礼尚往来,给回了半斤茶叶。那茶叶是朋友从杭州寄来的,一斤一千二百元。你算算半斤是多少钱,比那茅台的现价还高出许多。

他就是这样的人,一点便宜也不占。

马成:这样一个好官,你也舍得同他分手?

王玫丽叹了一口气:怎么说呢?这样的人,要是五六十年代,人

们会把他当楷模，敬仰他，歌颂他，学习他。可现在，做这样的人太冤太亏了。马成，你明白吗？首先是没人相信你，你再怎么廉洁，人家说你是假正经。我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会相信。你说多冤多亏哪？可话说回来，人家要是相信你廉洁了，也没有好话给你，落到你头上的是另一种可悲……

马成：相信了也可悲？

王玫丽：我同高非峨开过一回玩笑。我说中国有一种动物，以前很多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，越来越少，濒临灭绝，因此国家应当很快列入特级保护。你知道是哪类动物？叫什么？高非峨说，是最近公布的？近来我下乡多，不多看报。你说，是什么？我笑了笑，没告他。

马成：现在可以说了吧？

王玫丽：现在可以说了。是什么呢？你注意听：是九十年代后期了还讲廉洁的那一类人，具体名字叫傻×。

马成：噢！你是这样看？这么说，当高非峨和另外一个会敛财自然钱也多的副县长一起向你求爱时，你的绣球是抛给会敛财的了？

王玫丽：误会了。那种贪赃之人，心黑，我瞧不起这种黑×。可是要同傻×生活一辈子，也缺乏勇气。正因为这样，才便宜了一个马×。

马成：噢！把我也给捎上了。饶不了你！

王玫丽的笑闹翻滚声。

……

听到这里，高非峨双手一拍两膝，说道：“坏了！”

魏吉民说：“怎么啦？”

高非峨说：“她以前也说过我傻，但说的是傻帽儿。这帽儿吧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头上戴的东西。这傻×坏事了，跑到女人的